



浙江原创
浙江原创

流水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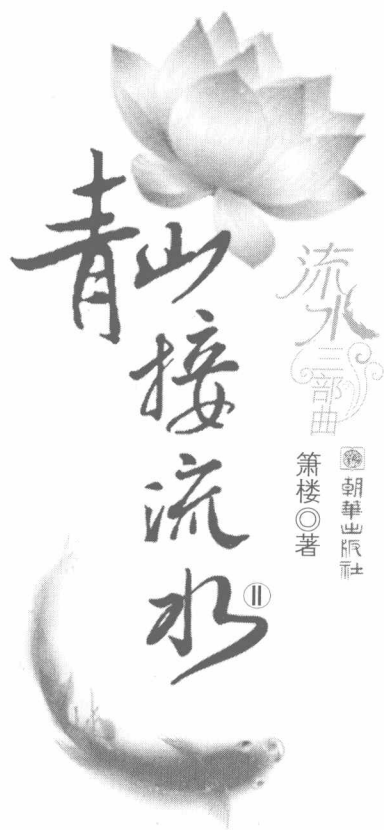
青山接流水

青山接流水，流水映明霞。
并肩抗敌，互较高下，有男儿肝胆相照；
黄昏饮马，军中执棋，有女子玲珑剔透。
请君试看青山展情缘！

II

Qingshan Jieliushui

箫楼◎著



流水

箫楼◎著

朝华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惊马.	001
第二章.赛舟.	006
第三章.再遇.	011
第四章.逃生.	016
第五章.静夜.	022
第六章.脱险.	028
第七章.惊变.	034
第八章.遗命.	040
第九章.从军.	046
第十章.旗风.	052
第十一章.虎翼.	057
第十二章.暗探.	063
第十三章.青云.	069
第十四章.崔放.	075
第十五章.夜沐.	081
第十六章.火莲.	087
第十七章.夜醉.	094
第十八章.兵策.	101

第十九章.赌局.	107
第二十章.再斗.	115
第二十一章.抢渡.	121
第二十二章.铁牛.	132
第二十三章.青衫.	144
第二十四章.都司.	154
第二十五章.棋子.	160
第二十六章.清娘.	167
第二十七章.魅瞳.	175
第二十八章.债主.	182
第二十九章.清誉.	189
第三十章.去留.	195
第三十一章.表白.	203
第三十二章.落水.	211
第三十三章.名僧.	217
第三十四章.十日.	225
第三十五章.赐婚.	233
第三十六章.协定.	239
第三十七章.漂泊.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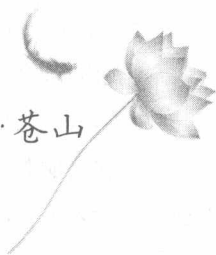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五十六章.师徒. 376
第五十七章.挣扎. 383
第五十八章.星光. 390
第五十九章.周旋. 396
第六十章.放下. 403
第六十一章.母亲. 410
第六十二章.同穴. 417
第六十三章.解药. 424
第六十四章.黄雀. 431
第六十五章.绝境. 439
第六十六章.长子. 446
第六十七章.风雨. 453
第六十八章.仇雠. 460
第六十九章.天谴. 469
第七十章.烈焰. 479
第七十一章.煮茶. 489
番外一.一世. 503
番外二.千江月. 515

第三十八章.命运. 254
第三十九章.苍山. 261
第四十章.雾海. 267
第四十一章.抉择. 273
第四十二章.出鞘. 279
第四十三章.今上. 286
第四十四章.少年. 292
第四十五章.夜会. 298
第四十六章.逼斗. 305
第四十七章.暗流. 313
第四十八章.相争. 320
第四十九章.龙虎. 327
第五十章.华发. 334
第五十一章.真假. 342
第五十二章.追逐. 349
第五十三章.决裂. 356
第五十四章.旧人. 362
第五十五章.对错. 369

第三十九章·苍山



“歌兮，有山赫名苍，有海云雾长，飞歌几万里，不能越北疆。”

“十月上苍山，一地云黄，天之阔，地之广，海之远，路之长，寒风迷雾，夜夜望故乡。”

这是流传在苍山山脉的两首歌谣，吟唱的就是以迷蒙之美、苍茫之境、雄伟之意而闻名的苍山雾海之景。

苍山位于东朝西北境，是一条长约上千里的山脉，犹如一条遨游苍天的神龙，高耸巍峨，雄伟壮观。

苍山山脉中部，有一大湖泊，湖中的水都是由苍山上的冰雪融化而成，由于地势较高，位于终年云雾缭绕之处，一年中大半时间湖面上都隐有云雾蒸腾，故此被称为“雾海”。

这日已是十月中旬，冬日渐深，太阳早早西斜，挂于高山的巅峰之后，那一块的天穹似被燃烧了一般，天宇壮丽，但又空灵开阔。蓝徽容与孔瑄共骑一乘，勒马于望苍峰山腰处，看着远处夕阳由浓而淡，缓缓落入山峦之后，暮蔼悄悄涌起，笼罩大地，四周安静如水，寂寥无言。

蓝徽容依于孔瑄身前，二人同时感觉在这大自然的雄美景观之前，人是何其渺小，但又似感觉只要二人紧紧相依，天地之大，也可任人遨游。

“容儿。”

“嗯。”



“过了这望苍峰，我们便进入苍山境内了。”

“我们真的到苍山了吗？”

“是，我们真的到了。”

蓝徽容眼眶逐渐有些湿润，她环顾四周，暮蔼下的山峰、草甸、森林，迷蒙幽静，她仿如进入了一场美梦之中，那想兹念兹的苍山，真的到了吗？

那夜之后，孔瑄的伤势一日好过一日，由于外面的搜寻官兵将注意力都放在年轻女子身上，蓝徽容索性再度扮成男装，与孔瑄扮成了一对兄弟，待孔瑄能正常行走，诸事皆由他出面，二人雇了一辆马车，向西而行。

过了十来日，孔瑄伤势大好，又已出皇帝势力范围，进入了慕王藩境，也不再见搜寻的官兵，二人渐感脱离险境，便换了一匹骏马，共乘一骑，穿过容州边境，一路行往苍山。

从容州边境穿过之时，蓝徽容犹豫再三，终按下对月姨和安心、安意的思念之情，决定不回容州，她不愿再面对从前的人和事，她只想洒脱地告别过往，与孔瑄去追逐那个长久以来的梦想。

勒马于山腰，孔瑄坐于蓝徽容身后，见她长久地凝望着容州方向，柔声道：“要不要回容州看一看？”

“不。”蓝徽容摇了摇头，“容州城内我亲人众多，我虽甚少以女装和真实姓名在外人面前出现过，可也怕留下线索。”

她想起一事，有些赧然：“孔瑄，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我就当不知道。”孔瑄和声道。

蓝徽容回过头来，望上他明亮的眼睛，也能感觉到他面颊的热意，忽觉有些害羞，忙又望回前方，轻声道：“我的名字，是徽容，蓝徽容。”

“徽容？徽水河的徽吗？”

“是。”

“蓝徽容，蓝容。”孔瑄细细地读了两遍，呵呵一笑，“管你是蓝容还是蓝徽容，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容儿。”

蓝徽容听他说到“我的容儿”四字，心猛然一阵剧跳，再也不敢回过头去，身子有些发软，便靠在了孔瑄胸前，孔瑄也是唇干舌燥，长袍下的身子热了起来，情不自禁地环住她柔软的腰肢，二人呼吸渐感急促，心儿都扑通急跳，偏又都说不出一句

话。

几名行人经过，见二人这副模样，惊讶的目光中带上了一丝不屑。孔瑄清醒过来，想起此时蓝徽容尚是男子装扮，不由笑道：“得，又一次让人误会你是兔儿相公。”

蓝徽容羞红了脸，强撑着坐直身躯，声音细如蚊蚋，嗔道：“还不都是因为你。”

孔瑄从后看得清楚，她脖颈处都已通红，不禁起了促狭之心，贴到她耳边幽幽道：“因为我什么？”

蓝徽容耳际麻痒直钻心窝，忍不住轻“啊”一声，再度向后一倒，孔瑄又待搂住她腰肢，脑中一道闪电划过，一阵伤痛袭来，手便停在了半空，半晌方提住马缰，猛夹马肚，马儿载着二人向前疾行。

蓝徽容未感觉到他这番异常，马儿驰出一段，放慢速度，她才渐转清醒，从孔瑄怀中坐直，将鬓边散发塞入青帽之中，二人静静而行，穿过容州边境，日夜兼程，直奔苍山，终于这一日黄昏赶到了望苍峰。

眼见天色已黑，今夜无法翻过望苍峰，二人决定在山间歇上一宿，夜寒霜重，纵在地上铺上了斗篷，蓝徽容仍觉有些凉意，想起孔瑄伤势刚好，只怕也禁受不住这高山寒意，她爬了起来，握住斗篷，悄悄地走到他身边，正待替他披上，却见他明亮的眸中满是笑意，望着自己。

孔瑄接过蓝徽容手中斗篷铺于身侧，将她的手轻轻一扯，二人并肩而卧，仰望星空，听着彼此甜柔的呼吸声，谁也没有说话，也许是觉得彻底摆脱了以前噩梦般的生活，也许是知道苍山就在眼前，蓝徽容的心格外安逸，不知不觉中便睡了过去。

等醒过来时，只见孔瑄的斗篷覆于自己身上，他却已不见了踪影。蓝徽容一阵莫名的心慌，猛然站起，大声呼道：“孔瑄！”呼声中带上了一丝焦虑之情。

孔瑄正在林内练剑，听得她的呼唤，疾奔了过来：“容儿，怎么了？！”

蓝徽容心头一松，也觉得自己有些好笑，如同一只寻找母鹿的幼鹿一般，脸上泛起红晕，转过身去：“没什么。”

孔瑄渐明她心思，走了过来，将她拥入怀中，轻叹一声：“容儿，你放心，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我会一直陪着你。”

怀中的儿人柔软而娇怯，他迷醉中却再度有一阵伤痛袭来，心中默默道：容儿，我会一直陪着你，用这最后时光陪着你，只求你将来，不要恨我，不能给你更多的

时光。

二人翻过望苍峰，日行夜宿，向西而行，这一路走来，经过了高山、草甸、湖泊、河流，虽已入冬，草甸枯黄，湖水冰寒，满目皆是苍茫之色，蓝徽容却看得兴致盎然，在她心中，这段旅程便如同一场甜美的梦，有时，看到一处景致，与母亲描述相符，她便会惊喜地呼叫，兴奋地拍打着孔瑄的手。

天高云阔，风儿都带上了甜美的气息，孔瑄从未见过这样的蓝徽容，如同一个小女孩一般，浑身上下闪着夺目的光彩，或惊呼，或大笑，或娇纵，或轻柔。

她看到草甸上若是还有某些花儿在迎着寒冬的风傲然开放，便会尖叫着扑过去，然后很温柔地注视着那朵花儿，长久才肯站起身来；她看到牧民的牛羊经过，也会很开心地跟上十里八里，有时还娇憨地学上几声牛儿哞鸣，然后笑得前仰后合；她看到美得不是人间的大小湖泊，便会松开他的手，直扑水中，掬起水来洒向他的面容，却不顾那冰寒的湖水已将她的裙裾湿透。

他这才知道，她并不总是只有温柔的笑容，淡定的性格，她也有这般任性娇蛮的时候，她若是高兴时，可以如春花般灿烂，她若是使起小性子来，却又如小牛犊般执拗。娇弱时，她可以在寒风细雨中缩入自己的怀抱；坚强时，她也可以于长夜默默替自己盖上斗篷，燃起火堆；温柔时，她会静静地依靠着自己，一言不发，听着彼此的心跳。

以往的他，只是看到了她的某个侧面，这段时日的朝夕相处，没有任何往事的干扰，他看到了更丰富的她。他的心中，满满当当，装着的全都是她，他的骨子里，丝丝缕缕，沁着的也全都是她。

而蓝徽容，也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孔瑄，他像高山，替自己挡住风雨，他像和风，轻轻地包容着自己。开心时，可以向他撒娇发嗔，静默时，可以依于他怀中聆听心跳，他也会经常嘲笑调侃着自己像小女孩般的行径，话语中更多的却是无尽的宠溺。

这样远离过去的生活，潇洒如风的时光，甜得像蜜，浓得像酒，美得像诗，让二人浸入其中，谁也不愿意提起以前的人和事，谁也不愿意从这场美梦中醒来。

只是，蓝徽容始终没有觉察到孔瑄眼底深处的那一丝忧伤，始终没有觉察到他在与自己耳鬓厮磨到一定程度时强自控制的怪异行为，她只是羞涩地暗自想着，等有一日，二人安定下来，正式成亲以后，自己便永远是他一个人的容儿了。

这日，二人行到了苍山山脉中段，孔瑄向村民打听才知道到了翠姑峰，翠姑峰山高入云，因长满了翠绿的云杉，山峦形状似一姑娘的发髻而得名。

眼看寒风越刮越劲，孔瑄笑道：“容儿，看来我们的旅程得告一段落了。”

蓝徽容有些不舍，无奈道：“我还想趁着下第一场雪前赶到雾海了，看来是不成的了。”

“不怕，等雪下定，雾海冰封了，我们再去，说不定更有一番意味。只是我们现在得找个地方安定下来才行，今冬第一场大风雪看样子再过几天就要到了。”孔瑄安慰她道。

蓝徽容也知他所说不差，二人商议了一下，驱马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购来了一应工具物品和部分食粮，又赶回翠姑峰下。

蓝徽容曾听母亲说过，翠姑峰顶有一温泉，即使是冰雪封山的季节，泉水仍是热意腾腾，温泉下方有成片的云杉林，林间有一空地，是极好的安家所在，只是因为一路到山顶都是陡峰连天，极难行走，没有一定的轻功是很难上到峰顶的，故此人迹罕至。

她向孔瑄一说，二人兴致高扬，一致决定将过冬的地方安在那处，孔瑄出面将那匹陪伴了二人一个多月的马儿卖掉，换来一些衣物和过冬物品，二人负着数包东西上了翠姑峰。

二人施展轻功，过险峰，越陡壁，沿着山峰的走势一路攀缘而上，终在筋疲力尽、大汗淋漓之时，到达了翠姑峰顶。

接下来的几日，二人趁着暴风雪未到，齐心协力，伐木为屋，锯杉为床，这日黄昏，眼看着寒风刮过木屋旁的云杉林，风雪欲来，而孔瑄也终于将小木屋的最后一根木樁敲入，蓝徽容忍不住开颜而笑。

孔瑄直起腰来，二人长久地微笑对望，慢慢伸出手来，相牵着走入木屋之中。

木屋仅前后两间，孔瑄在前面一间搭了一个小小的灶台，造了一张简陋的木桌和几把木凳，摆了一张木榻。后面一间则摆了一张小小的木床和木台，再无他物。

这木屋是如此简陋，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着未曾剥落的树皮，边边角角也并不齐整，但在二人眼中，却如同进入了世上最华丽的宫殿。

这夜，蓝徽容下厨，菜式仅一样——菜干煮咸肉，孔瑄不知何时偷偷带了一壶酒上山，见他伤已痊愈，蓝徽容倒也未反对，二人各饮数杯，意兴浓浓时蓝徽容突然



放下筷子，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孔瑄，你听！”

孔瑄听了一阵：“容儿，你听到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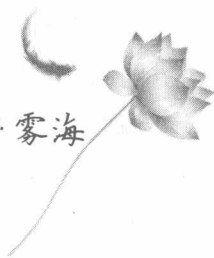
“下雪的声音。”蓝徽容站起身来，拉开房门，奔了出去。

这时，风小了很多，洁白的雪花星星点点，自未完全黑透的天空洒洒而下，宛如一朵朵梨花，在空中冉冉盛开，又似一只只白鸟，在风中自由地飞翔。

蓝徽容眯起眼，伸出手来，让那雪花落于自己的手上，洒于自己的眉间，孔瑄默默走到她的身后，隐隐听到她竟在低声饮泣，他从后面环住她，轻声道：“怎么哭了？”

蓝徽容靠上他的胸膛，喃喃道：“孔瑄，到现在，我才确信，我不是在做梦。”

第四十章·雾海



听她这句话说得傻到极致，孔瑄将环住她的双手渐渐收紧，在她耳边轻声道：“容儿，对不起。”

“为什么说对不起？”

“我应该早些和你到苍山来。”

“现在也不迟啊，你看，我们正好赶上今年第一场雪，孔瑄。”

“嗯。”

蓝徽容却不再说，孔瑄等了一阵，探头过去看了她一眼，见她似正在羞涩地想着什么，他的鼻息渐转粗重，眼前的娇躯似水一般融化了他，却又似火一般燃烧了他，他扳过蓝徽容的身子，柔声道：“想说什么？”

蓝徽容眼波如画，微微一笑，低下头去：“不说了。”

孔瑄伸出手，轻轻抬起她的下颌，眼前的这面容焕发着异样的光彩，她的眉梢发间还挂着雪花，但眼神却是那般炽热。

她伸手拍了拍自己依然滚烫的面颊，看来，等过了这个冬天，得和孔瑄去他父母墓前正式拜祭，禀告二位老人家之后再正式成亲了。

门外，夜色下，山头已覆上了一层薄薄的雪，孔瑄手执长剑，快如闪电，动似光影，激起一团团雪雾在空中飞舞，飞雪于剑影间洒上他的面容，落入他的颈间，冰冻着他的激情，熄灭着心头那股腾腾烈火。



身形腾挪间，他瞥见蓝徽容立于室内的清丽身影，那娇柔模样更让他为之心伤，他猛然一声暴喝，长剑直射入屋旁云杉之中。

蓝徽容听得他的暴喝声，从冥想中醒过来，不禁为他担忧，奔到门口，孔瑄不敢望向她，呆立半晌，轻声道：“我去温泉那里泡个澡，你先歇息吧。”说着大步奔入黑暗之中。

夜色深深，蓝徽容躺于内室床上，听得孔瑄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听得他在外间榻上睡下，才合上双眼，嘴角带着一丝甜蜜的笑容沉沉睡去。

后半夜，雪越下越大，待黎明初现，蓝徽容听得屋外“啪啪”的声音，睁眼一看，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她忙着好衣衫，奔出门外，忍不住“哗”的一声惊呼，只见整个山头，银妆素裹，林间高大的云杉层层叠叠，皆为白雪覆盖，远处，迷蒙的雪雾缥缈纷纷，虽是寒风凛冽，她却如同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白色世界。

孔瑄回头含笑看着她：“容儿，我们俩比一下，看谁先堆出一个雪人！”

蓝徽容好胜心起，笑着奔了过去，猛地将他身前那已堆起的半个雪人踢散：“这个不算，我们得公平比试。”

两人相视一笑，同时奔了出去，孔瑄力运双臂，一路将积雪堆积，蓝徽容却先奔到屋后，找来昨日造屋剩余的一块长木板，再奔回屋前，借木板推挡之力，不多久便积起了一大堆雪。

她眼角瞥见孔瑄身前积雪不及自己的深厚，得意笑着将积雪堆实，造成雪人形状，又找来两块碎石和一块碎木条嵌入雪球当中，见孔瑄那边雪人刚刚成形，她调皮心起，猛地取下孔瑄头顶裘帽，覆于自己的雪人头顶，拊掌大笑：“你输了！”

孔瑄无奈地直起腰来：“输就输了，你说吧，要我做什么？”

蓝徽容小小的得意过后，也知他是故意让着自己，微笑着走了过去，二人合力将另一个雪人堆好，望着屋前这两个并肩而立的雪人，孔瑄悄悄伸出手来，握住蓝徽容的右手，过得一阵，二人同时唤道：“容儿！”“孔瑄！”见对方都有话说，又同时收住话语。

“容儿，你先说！”孔瑄笑道。

“不，你输了，你先说！”

孔瑄苦笑一声，左手揉了揉鼻子，清了清嗓子，半天方轻声道：“容儿，我想等到来年，一切平定下来了，再带你去安州，拜祭一下我的父母。”

蓝徽容的脸慢慢红了起来，心中隐有一丝惊喜，又有些害羞，低下头去，轻“嗯”了一声。

孔瑄眼中闪过一丝愧意，见她半天都不说话，俯身由下而上笑着望向她羞红的面容：“你想和我说什么？”

蓝徽容平定心神，抬起头来，直望着孔瑄的眼睛，话语温柔而又坚定：“我也想等一切平息下来了，和你回一趟容州，正式拜祭我的父母。”

孔瑄轻轻地将她拥住，喃喃道：“好，容儿，等来年一切平息下来了，我们再下苍山。”

这个冬天，风雪不断，高山严寒，木屋简陋，但在蓝徽容和孔瑄的心中，却是有生以来过得最美最开心的一个冬季。

孔瑄每隔十来日便下山采购一些食粮和日常用品，他又擅捕猎之术，制了一些弓箭和捕兽夹，蓝徽容与他携手游于翠姑峰连绵的山峦之巅，野猪、山雉等自是不在话下，有一回还猎了一只老虎回来，眼见腌制的肉挂满了屋檐之下，多余的猎物又被孔瑄拿去山下集市上换回一应物品，蓝徽容笑言这翠姑峰的飞禽走兽定是前世欠了孔瑄的，遭这无妄之灾。

孔瑄将虎皮剥下风干，放于蓝徽容床上，蓝徽容则将山雉的灰翎慢慢收集起来，制成了一件灰翎大氅，披于孔瑄肩头。

两人自那夜后，纵是亲昵，也不再那般冲动，蓝徽容时时暗自想起等明年一切平定下来，便可与孔瑄去他父母墓前正式拜祭后再成亲，总是会泛起幸福而期待的笑容。

而一段时日过后，两人也不再讳及往事的话题，这时，他们才真正的将前尘旧事轻松地放下，而不是一味逃避。只是，孔瑄每当想起慕世琮时，便有些心情郁郁，倒是蓝徽容劝解于他，毕竟他并没有真正做过伤害慕世琮的事情，若是将来有机会时，再想办法求得他的谅解吧。

两人也曾商量过，要不要想办法传个信给慕王爷和慕世琮，以免他们担忧，但又恐简南英和仇天行在慕王府中设了暗探，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知不觉已是十二月中旬，雪停了三四天，孔瑄见天高云朗，知近几日内不会再有大风雪，便向蓝徽容提议，趁着天气较好，不如二人花几日时间去看看雾海冰



封的美景，顺便购些过年的物事回来。

蓝徽容听了自是极为兴奋，二人施展轻功，艰难地下了被冰雪封住的翠姑峰，往雾海方向而去。

一路行来，皆是白茫茫的一片世界，深冬季节的苍山，有时行了整日都不见人影，所幸二人干粮带得较足，又带上了御寒的虎皮和大氅，倒也不虞忍饥挨饿。

蓝徽容以往的每个冬日，都是在容州城的蓝家大院内，燃上一盆炭火，静静地守于院中看书习武，甚少见过这般空旷无垠的雪景，壮丽而又苍凉，远处的雪峰和近处的平川似融为了一体，白色的静谧与博大弥漫在广袤的大地上，将一切世俗与尘埃浓浓盖住。

这日，二人在一座山峰下踏雪行进，蓝徽容瞥见前方高山上有一块巨石，如被斧头劈砍过一般，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更是光滑如镜，她兴奋地拍上孔瑄的手臂：“雾海！我们到雾海了！”

孔瑄带着宠溺的微笑看着她：“你怎么知道的？”

“那是开天石，攀上那座山峰，便可以见到雾海了！”蓝徽容兴奋地向前疾奔，孔瑄忙跟了上去，牵住她的右手，二人运起轻功，在茫茫雪原中如两只雪鹿一般，飞纵跳跃。

当二人大汗淋漓地站于那开天石侧，视线投向前方，同时发出惊叹，只觉人生至此，死而无憾。

只见前方山腰，一片无垠的白直延伸至天际，与湖边的高山浑然一体，湖面的冰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目的光彩，绚烂逼人，圣洁中带着妩媚；远处的高山，闪烁着银辉，峰峦如刀削斧砍，巍峨高耸，雄峻中饱含苍凉；而湖边的万树银花，在冬风的吹拂下，洁白的雪浪此起彼伏，偶尔群飞的鸟恰似片片惊鸿，翩然而舞。

大风卷起二人身上的大氅，谁都没有感觉到寒冷，对望一眼，齐声欢呼，奔向那梦想中的冰雪世界。

当太阳西沉时，意犹未尽的孔瑄笑着搂过正在冰面上滑来滑去的蓝徽容：“不早了，我们得趁着天未黑找个地方歇宿才行。”

蓝徽容扬头一笑：“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孔瑄知定又是她母亲告诉过她的，二人攀上雾海西面与开天石正对着的一座山峰，蓝徽容细细辨明方向，沿着山的东侧一线巨石而行，找了数遍，才终于找到母亲叙述中的那个石洞。

此时天色已黑，孔瑄点燃一根枯枝，擎着火把弯腰钻入那个石洞，经过一段长长的狭窄的石缝，步入了一个巨大的石洞之中。

二人在石洞内看了一圈，找到一块较平整的地方铺上虎皮和大氅，点燃火堆，用过干粮，絮絮叨叨地说了会话，正待安睡，蓝徽容忽然拉住孔瑄的手臂：“你看！”

孔瑄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石洞上方一根垂下来的石柱上似隐隐刻着一些字，二人好奇心起，站起身来，无奈石柱较高，光线昏暗，看不清楚，蓝徽容来了兴致，灵机一动，笑道：“你用力把我抛上去，我去看看。”

“好！”孔瑄搂上她的腰肢，右足在地上旋转数圈，随着急转之势，奋力将她抛上半空，蓝徽容身子飞到那石柱前，可那石柱较为光滑，并无可攀缘之处，恍然间看清了数个字，又落了下来。

孔瑄笑道：“看来得多抛几次！”正待再次将她抛上，却见她俏脸煞白，怔怔无语。

“怎么了？”孔瑄这段时日从未见过她这等神色，不禁有些担忧。

“简——南——英！”蓝徽容缓缓道：“上面的字，是简南英刻下的。”

孔瑄心一跳，忙拉过她：“我们不看了。”

蓝徽容最初的惊悚过后，反而慢慢坦然下来：“不怕，反正我们与那些往事再无纠葛，我倒是很想看看他到底刻了些什么。”

孔瑄爽朗一笑：“容儿此言甚合我意。”步上前来，再次将她抛上，数起数落后，蓝徽容一声长叹，执起柴枝，在地上的尘土中缓缓书下一行字：“我简南英立誓，若有负清娘情意，定遭受天谴，永世不得轮回。”

想起一生为情所苦、为爱人所负、背负国仇情恨、痛失结义兄长、武功尽废的母亲，蓝徽容的眼眶渐渐湿润，孔瑄明她心思，上前拥住她，柔声道：“你母亲际遇再坎坷，至少后来与你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是幸福的，你们一家三口，相守的这么多年是任何权势都给不了的。”

“是啊！”蓝徽容依依叹道，“母亲曾说过，经历过一切风雨之后的平淡才是真正的幸福，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才知道她是有感而发。”

她依于孔瑄胸前，轻声道：“自古权势害人，简南英负我母亲，害人无数，就为了那个皇权宝座，只是不知他午夜梦回时，可曾感到片刻的欢乐？”

她忽然来了兴致，仰头望向孔瑄：“孔瑄，我们也在各处刻上一行字好不好？冥冥中羞死那简南英。”



孔瑄望着她兴奋的双眸，微笑道：“好，我抛，你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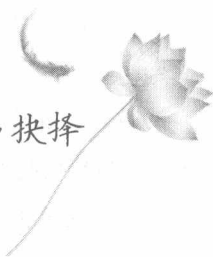
火光跳动间，孔瑄不断将执着匕首的蓝徽容抛上半空，裙袂起舞，石屑飘飞，待二人筋疲力尽时，那一行字终刻于石柱一侧。

二人静静躺于虎皮之上，孔瑄将蓝徽容搂于肩头，轻声道：“告诉我，刻了句什么话？”

蓝徽容合上双目，缓缓吟道：“愿得一心人，白一首一不一相一离！”

孔瑄心中又甜蜜又伤楚，喃喃道：“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第四十一章·抉择



对潭州城的人们来说，今冬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这铺天盖地的大雪，便是那一早一晚，纵马疾驰在潭州大街上，如冰山一般散发着凛冽气息的慕小侯爷。

潭州城的人们渐渐都知道，小侯爷自蓝霞仙子被宁王带走，与西狄贼子同归于尽的消息传来以后，便再也未曾笑过，加上他的好友孔郎将神秘失踪，现在的小侯爷，无人敢靠近他的身边，就是曾经被人们看成与他是天生一对的聂蓁蓁小姐，也只能默默地在远处看着他。

小侯爷重建了虎翼营，早出晚归，在城外训练着新兵，他在校场上的声音依然洪亮，却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他整日冷面注视着训练的士兵，以近乎严酷的标准要求着这些从慕家军各部抽调来的精兵。

谁也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么，谁也不敢去问他什么，纵是慕王爷和一直缠绵病榻的慕王妃，也只能从每日的晨昏定省中得到他简单的几个“好”字而已。

每日和小侯爷最亲近的，朝夕相处的，便是他身下那匹骏马，听说那马是蓝霞仙子留下来的，小侯爷每日都是骑着这匹马去军营，每夜又骑着它回王府，他不准别人碰它一下，就是喂草洗刷等事都是他一手包揽。

这日，慕世琮仍骑着青云早早出了城，虎翼营的新兵们经过近两个月的残酷训练，也基本能让他感到满意。只是，这震天的呼喝声中，少了那两个熟悉的身影，眼前就是雄兵百万，又怎敌得过心中的寂寥与痛苦？